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兩花香 第九種 官業債 姚廣孝

聖人治世，不得已而設刑，原為懲大□□以安良善，非所以供官之喜怒，逞威以□□。每見官長坐於法堂之上，用刑慘酷，雖施當其罪，猶不能無傷於天地之和，況以貪酷為心。或問事未實，或受人賄囑，即錯亂加刑，甚至拶夾問罪，枉屈愚懦，其還報自必昭彰。觀姚國師之事，甚可凜也。

州縣前有等無籍窮民，專代人比較。或替人回官，明知遭刑，挺身苦捱，這樣人揚俗名為「溜兒。」今日得錢挨打幾□，調養股腿尚未全好，明日又去挨打。可憐叫疼叫痛，不知領打了幾千幾百。同是父母生成皮肉，一般疼痛，為何如此？總因前世做官，粗率錯打，所以今世業債，必然還報。試看姚國師修至祖位，亦難逃避，可不畏哉？

永樂皇帝拜姚廣孝為國師。這姚廣孝，法名「道衍」，自幼削髮為僧，到二□餘歲，就自己發憤上緊參悟，因而通慧。凡過去未來，前世後世，俱能知曉。輔佐皇上戰爭，開創大有功勳，及至天下平定，皇上重加恩寵，他仍做和尚，不肯留髮還俗，終日光著頭，穿著袈裟，出入八轎。人都知道皇上尚且禮拜，其滿朝文武各官，那一個不恭敬跪拜？從古至今，都未見和尚如此榮貴者。

他是蘇州人，一日啟奏皇上，要告假回蘇祭祖。皇上准假，又與丹詔敕書，令其事畢速回，自出京城，一路來奉著聖旨，座船鼓樂。上至督撫，下至承典，無不遠接，他路上有興，即喚一二官謁見面論，愛養百姓，清廉慎刑。若是沒興，只坐船內，參禪念佛，沿路旌旗錦綵，執事夫馬，填滿道塗，好不熱鬧。

及離蘇州約□里多遠，吩咐住船。國師於黑早穿了破納、芒鞋，密傳中軍官進內艙，低說：「本師要私行觀看閨門外舊日的風景。這蘇州城內，備齊察院，候本師駐紮，凡有文武各官接到船上的，只將手本收下，諭令都在察院候見。」說完，遂瞞著人眾，獨自上岸，往城步躡。那常隨的員役，卻遠半里跟著。

行至閨門外，只見人煙驟集，甚是繁華。路上遇見許多大小官員，俱是迎接國師的。這國師亦躲在人叢，忽遇一細官，兩個皂隸喝道奔來，也是跟隨各官迎接國師的。這國師偶從人叢中伸頭看望，只見那馬上坐的細官，一見國師，便怒氣滿面，喝叫：「這野僧側目視我，但本廳雖是微員，亦係朝廷設立，豈容輕藐，甚是可惱！」忙叫皂隸將國師拉倒，剝去衣服，重責二□板。

責完放起，只見遠跟的員役，喊道：「這是當今皇上拜的國師，犯了何罪，如此杖責？」一齊擁上，將這馬上坐的細官用繩捆綁。一面扶起國師，坐轎進院。隨後，院司各官聞知大驚失措，各具手本，但請國師：「將這細官任行誅戮，免賜奏聞，寬某等失察之罪，便是大恩。」

原來，這細官乃是吳縣縣丞，姓曹，名恭相。他知責了國師，嚇得魂不附體。曹縣丞也道性命只在頃刻，戰戰兢兢，隨著解差膝行到案下叩頭請死。國師吩咐：「著大小各官上堂有話面論。」說道：「凡為官治理民事，朝廷設立刑法，不是供汝等喜怒的，亦不是濟汝等貪私的，審事略有疑惑，切莫輕自動刑，不要說是大刑大罪即杖責。若是錯誤，來世俱要一板還一板，並不疏漏。本師只因前世曾在揚州做官，這曹縣丞前世是揚州人，有事到案，因不曾細問事情真確，又因他答話粗直，本師一時性起，就將他借打了二□板，今世應該償還。所以特特遠來領受這苦楚，銷結因果。本師出京時，即寫有四句偈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從袖內取出，諭令各官共看：

奏准丹詔敕南旋，袈裟猶帶御爐煙。

特來面會曹公相，二□官刑了宿愆。

各官看完。因吩咐各要醒悟，將曹縣丞放綁逐出。又吩咐侍者燒湯進內，沐浴完，穿著袈裟，端坐椅上，閉目而逝。各官無不驚異。續後督撫奏聞，不說責辱一事，只說自己回首。欽賜御葬，至今傳為奇聞。